



论现代汉语方言中的[iu]类韵母的历史语音层次

——以四川西充方言为例

□ 杜玄图

摘 要：现代汉语中，撮口音[y]来自中古合口三等韵；有些方言中，部分中古遇摄合口三等字（如“鱼”），韵母作[iu]，为撮口音[y]的前身。通过音系内部对比分析，可发现方言中这类[iu]韵母音为16世纪前古音的部分残存。

关键词：方言 [iu]韵母 语音层次 古音保留

现代汉语普通话中，中古遇摄合口三等鱼、虞韵的精组、见晓组及泥母字，如“徐、居、女、鱼”等，韵母为[y]，为舌面前高元音。但在很多方音（如晋、客家、赣以及西充等方言）中，这类字韵母为[iu]，舌位明显靠后。通过音系的内部分析，结合近代音韵的研究成果，我们可以厘清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。本文以四川省东北部的西充方言为例，探讨该现象背后隐藏的原因，并分析其历史语音地位。

西充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的岷江小片。作为西南官话的一支，西充方言既有西南官话的一般特点，也有其自身独特的语音现象。

在西充方言中，中古遇摄合口三等鱼、虞韵的精组、见晓组及泥母字韵母为[iu]。该韵母为一撮口呼细音，但舌位比[y]靠后；而在同摄同韵的非组、知照组及来日母字中，韵母则是合口[u]，两类韵母对比如下表所示：

表1:

声 韵	精组	见晓组	泥母	非组	知照组	来母	日母
鱼韵	徐 ciu^{31}	居 tciu^{55}	女 niu^{52}		除 tsu^{31}	吕 lu^{52}	如 zu^{31}
虞韵	取 tciu^{52}	句 tciu^{213}		夫 fu^{55}	朱 tsu^{55}	缕 lu^{52}	儒 zu^{31}

王力根据17世纪末潘耒《类音》的四呼相配，认为模、鱼、虞韵分化为[u]、[y]两音，至迟在16世纪就已经完成了^{[1] (P203)}。黄典诚认为中古合口三等韵的特点是保留[iu]，这些韵从中古发展到现代基本上变成撮口呼，其演变顺序当为iu→yu→y^{[2] (P118)}。

结合两家观点，我们认为西充方言中[iu]韵母的存在是对16世纪以前遇摄合口三等韵韵母的保留。但为何同韵摄字（如“除”）未全盘保留，却仍分化出合口[u]呢？且在普通话及其他方言中，与合口[u]相对立的撮口[y]又到哪去了呢？

先看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认为[u]的分化应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今西充话中非、知照组及来日母鱼、虞韵字韵母普遍皆为合口[u]；但在部分老人的口语中，知母鱼韵字中的“猪”字读作[tciu]，其韵母正与精见等组相同。对此，我们可以作如下猜想：

“猪”这一例外音[tciu]，或许正是古音中知照组[iu]韵母普遍读音的一种残存现象。即西充方言中，遇摄合口三等韵在分化出[u]之前，[iu]韵母存在于各母字中；其中知照组字读作[tsiu]类音，随着尖音现象的消失，舌尖前[ts]组声母舌面化为[tɕ]类，于是，知照组字就以[tciu]音的形式存在。如此一来，知、照、精、见、晓组字同音，庞大的同音现象给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区别音的消失导致语音系统亟需做出调整，以达到新的平衡。这是其[u]类区别音产生的内在原因。



此外,在西充方言周边的南部、嘉陵、顺庆等地方言中,今已无[iu]韵母的存在,据此可推断,历史上其语音系统中[iu]韵母的分化应早于西充。这些方言在与西充方言的接触中,逐渐渗透进去,外方言中[u]韵母字(如“除”[ts^hu])的影响,正好适应了西充语音内部亟需区别音的要求。于是,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,西充[iu]韵母也分化出[u]音来,大量的同音现象就此消失,只有“猪”作为常用字顽强地保留了下来。

理论上来说,西充方言历史上由[iu]分化出[u],完全可以只是其语音系统本身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;只是要证明其间完全没有方言接触等外因的作用,未免有些将语言孤立化、纯结构化了。

当然,这一猜想是否能够成立,在找到各历时阶段的语音证据之前是不能下定论的;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:在历史上某个时期,西充方言中遇摄合口三等的[iu]韵母确实产生了部分分化,并渐渐形成了今天的[iu]、[u]对立格局。

再看第二个问题,我们知道在普通话及大部分方言中,中古合口三等韵由[iu]分化出了[u]、[y]两韵母,且在遇摄合口三等韵中就有这种对立的呈现;但今西充方言中,鱼虞韵表现为[iu]、[u]的对立,而无[y]的存在。那么西充方言中,[iu]就未分化出[y]来吗?不是的。

在山摄合口三等仙、元韵,臻摄合口三等覃、文韵的精见等组中,就有[y]的存在,且与非(微)、知照组等组表现为介音[y]与[u]的对立(表2)。这与遇摄合口三等字中的声母分组一致。此外,在山摄合口四等先韵、梗摄合口三等庚清韵韵中也还有[y]介音的存在,只是无相应的[u]介音字(表3)。至于通摄合口三等东钟韵中,这种分组对立则表现为[o]与[io]的差异,而这其实也只是[u]、[iu]/[y]对立的一种变体而已(表4)。

表2:

	精见组	知照组
山摄合口三等仙元韵	全tc ^h yan ³¹	传ts ^h uan ³¹
臻摄合口三等覃文韵	均tcyn ⁵⁵	春ts ^h uən ⁵⁵

表3:

	山摄合口四等先韵	梗摄合口三等庚清韵
精见组	犬tc ^h yan ⁵²	顷tc ^h yn ⁵²

表4:

	见晓组	知照组
通摄合口三等东钟韵	舒 穷tc ^h ion ³¹	从ts ^h on ³¹
	入 曲tc ^h io ³³	烛tso ³³

据表4所示,通摄合口三等东钟韵见晓组字(穷),与知照组字(从)韵母元音分别为[io]与[o]。其中[io]较之[iu]的差别表现为主要元音舌位的下降[u]>[o];而知照组韵母[o]与遇摄合口三等知照组[u]也表现为此差异变化。而据黄典诚“中古合口三等韵的特点是保留[iu]”的论断,我们可以这样理解:通摄合口三等韵字元音韵母[io]、[o]的差异(普通话中表现为[y]、[u]的对立),实是[iu]、[u]对立的变体,即遇摄合口三等字中[iu]音的保留也体现在了通摄合口三等韵中。

但是,通摄合口三等韵的精组舒声字,韵母元音并未像其他韵摄一样为[io]或[iu],而是与知照组一致,皆为[tson]类音,如“松”[son];不过,相应的精组入声字却仍旧与见晓组一致,与知照组对立,如“俗”读作[cio](表4)。这样一来就违背了“四韵相承”的原则。而据李荣、潘悟云诸家的中古拟音,“松”音[*zion],“俗”音[*ziok]。因此,我们认为,西充话中这种舒入韵母分立以前,其韵母中的韵头和韵腹还是一致的。但随着尖音的消失,音变在舒、入韵中有了不同的表现:舒声字(松)中,声母不变,介音[i]消失;入声字(俗)中,声母舌面化为[tç]类,介音保留。这样,舒入声字都实现了尖团合流,但所保留下来的语音形式就发生了变化,也就打破了“四韵相承”的规则。

表5:

	精组	见晓组	知照组
通摄合口三等	松son ⁵⁵	穷tc ^h ion ³¹	钟tson ⁵⁵
东钟韵	入 俗cio ³³	菊tcio ³³	烛tso ³³

其实,这类语音现象在晋方言的五台片、并州片、客家方言梅县话及赣方言的南昌话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保留。

如晋方言北部的五台片部分地区,其遇摄合口三等字也有[iu]的读音:

表6:

	矩 ^①	句	取	区	须	续	雨	裕
	遇合三	遇合三	遇合三	遇合三	遇合三	遇合三	遇合三	遇合三
	上虞见	去遇见	上虞清	平虞清	平虞心	去遇邪 ^②	上虞云	去遇以
代县	tc ^h iu	tc ^h iu	tc ^h iu	tc ^h iu	c ^h iu	c ^h iu	c ^h iu	iu
原平	tc ^h yu	tc ^h yu	tc ^h yu	tc ^h yu	c ^h yu	c ^h yu	c ^h yu	yu

除五台片的原平外,并州片的祁县等地方言中,遇摄合口三等字的精见组也读作[yu]音,而这正是黄典诚音变模式“iu→yu→y”中的中间过渡音。

此外,在梅县话和南昌话中,中古合口三等的诸阳声韵、入声韵字还保留着这类[iu]读音;但在阴声韵字中,这类读音已消失,或因脱落而读作[i],或读作[u],或分化出[y]。如在梅县话中,“娱”读作[əyu],“雨”读作[c^hi]。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^③:



河南淇县话中的“儿化”现象

□ 徐爱改

摘 要：河南淇县话中“儿化”现象很普遍，与普通话相比，在语音、形式、功能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。语音上，“儿化”使被“儿化”字的声母、韵母都带上了卷舌的伴随特征，同时入声变舒声；“儿”的分布形式上，存在单“儿化”和双“儿化”；“儿化”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方言“子”缀词的空白，表意上还具有调侃、欣羡和预设的功能。

关键词：淇县话 儿化语音 形式功能

一、引言

“儿化”在汉语普通话中被定义为一种语流音变，国际音标用[ə]表示，是一个卷舌、央、不圆唇元音。现代汉语普通话用“r”加在音节中表示，其文字呈现形式为“儿”。有关“儿化”韵的单位划分及其地位，虚化“儿”的性质问题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

“儿化”现象主要分布在三大地区：1. 官话区；2. 吴方言、徽方言和赣方言区；3. 粤方言区。河南淇县地处中原，该地方言属于晋语邯新片，虽不是官话区，但紧邻官话区，在“儿化”的使用上并不亚于官话区。同时由于该方言自身具有不同于官话区的语言特征，在“儿化”现象上更显得别具特色。

二、“儿化”的语音形式

在河南淇县话中，“儿”的读音有两个，这两种读音以“儿化”与否呈互补分布。“儿化”不仅对被“儿化”字的读

表7:

	浴	娱	雨	军	群	运	熏	倦	穷	胸
梅县	luk ₂	ɲu	⁵⁵ i	ɛkiun	ɛk ^h iuŋ	ɕhiun	iun ²	k ^h ian	ɛk ^h iuŋ	ɕhiuŋ
南昌	niuk ₂								ɛtɕ ^h iuŋ	ɛɕiuŋ
厦门				ɛkun	ɛkun	ɕhun	un ²	kuan ²	ɛk ^h ioŋ	ɕhioŋ

可见，上述各方音间的区别反映的不过都是“iu→yu→y”这一音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，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层次及其语音形式。而西充方言中[iu]韵母的存在则可以说是该音变形式中早期音的条件性残存。

注释：

该表摘自乔全生《晋方言语音史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244页。

“续”实为通摄合口三等入声烛韵字，原作者误将其当作遇摄合口三等字。

该表摘自乔全生《晋方言语音史研究》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246页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王力.汉语史稿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.
- [2]黄典诚.汉语语音史[M].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93.
- [3]乔全生.晋方言语音史研究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.
- [4]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.四川方言音系[J].四川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1960，（3）.